



作家出版社

韩秀成◎著

底层

Bottom life

生活





作家出版社

韩秀成◎著

底层生活

Bottom lif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底层生活/韩秀成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063 - 5568 - 1

I. ①底…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6767 号

底层生活

作 者: 韩秀成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菲主流创意·杨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320 千

印张: 20.25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568 - 1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扭曲的婚姻	1
第二章	色迷心窍	16
第三章	国人的面子问题	25
第四章	机场趣闻	43
第五章	北京大爷	49
第六章	当爱已成往事	70
第七章	爱到尽头	81
第八章	容易受伤的女人	94
第九章	舞出生命的奇迹	110
第十章	谁怜天下父母心	121
第十一章	活得太累	131
第十二章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40
第十三章	渴望幸福	152
第十四章	美梦成真	171
第十五章	自寻烦恼	181
第十六章	我中了五百万	203
第十七章	醋海生波	220
第十八章	真相大白	245
第十九章	私家侦探	273
第二十章	兄妹情深	289
第二十一章	带儿子体验监狱生活	302
第二十二章	平民英雄	310
第二十三章	换种活法	313

第一章 扭曲的婚姻

1

老伴儿，老伴儿，少年夫妻老来伴。小两口儿居家过日子没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年轻的时候偶尔产生些小摩擦、闹闹小别扭，非但影响不了生活的主旋律，也许还能成为生活的调味剂，增进相互的感情。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性情暴躁、自私自利的大男子主义者认识不到这点，他们整天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的老伴儿不是无端猜疑、恶言辱骂，就是拳打脚踢，全然不顾及妻子内心的感受，我的铁哥们儿吴能他老爸就是这类人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狂风怒吼、滴水成冰，今天是北京近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肆虐的狂风把供暖厂烟筒里冒出的烟吹得平平的。当我赶到凉水河大桥的时候，桥头东边空地上已经被一群热情高涨的看客们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了。桥边停着两辆警车，不停地闪着令人目眩的灯光，警戒线已经把现场围了起来，几名警察正在耐心地疏散着围观的人群。

“嘿，我说哥们儿，这儿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来了这么多的警察？”最外层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摘下耳机，他一边跳着脚往里看，一边向身旁一个大胡子的男人打听。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听说有个老太太和她家老头先是在这里吵架，然后她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水果刀把老爷子给扎伤了，可惜我来晚了，没看见！”大胡子说完耸了耸肩膀。

“我看见了！我都看见了！”前边一个长得瘦猴似的人转过身来，用卖弄的眼神看着围观的人。

“你看见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围观的人听了像打了鸡血似的顿时来了精神，一个个竖起了耳朵，生怕漏掉了精彩的细节。要是全中国十几亿人把这种“敬业精神”用在正道儿上，恐怕我国早就成了世界超级强国了！

“早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我从这里路过，看到这老两口子正在动手，就赶紧停下车过来劝架。我把他们拉开后听大妈说，他们结婚四十多年了，大爷一直对她不好，整天总是疑神疑鬼的，还经常打骂她。她说这么多年老是怕打起来被邻居们看笑话，所以一直过着忍气吞声的日子。昨天晚上老头又没事找茬骂个不停，这日子实在没法过了，今天到这

里来想让大伙儿给评评理。”说完“瘦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颗烟点着了。

“后来呢？后来怎么着了？”围观的人群中又有人问。

“后来大爷听见大妈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儿出他的丑，就恼羞成怒地跑过来骂她，骂得可难听了，然后就对老太太拳打脚踢的，连她的脸都给踢肿了，牙也打出血了。”

大胡子说：“这老爷子也真够可以的，怎么能下|得去手把老婆打得这么重？”

“可不是嘛，简直不拿我们女人当人看！要换成是我，早和他离婚不跟他过了！”路边儿卖蔬菜的一个围着花头巾的中年妇女哼了一声，气愤地把手里的刀子狠狠地插在了一个黑皮冬瓜上。

小伙子又问：“那后来呢？”

“瘦猴”说：“她被人给扶了起来，扭头往旁边地上吐了口嘴里的血，忽然推开扶着她的人，从怀里抽出了一把水果刀，疯了似的朝着大爷就冲了过去。旁边一个卖水果的怕出事儿想把刀子夺下来，结果还被她把手给划伤了，大家就不敢上来了，那个被划伤手的人赶紧打电话报警了。”

大胡子叹了口气摇摇头说：“看这架势老两口要拼命呀，老爷子没什么事儿吧？你们说这两口子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怨气呀，这居家过日子哪儿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大家都让一步不就没事了吗？我就不明白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为什么非闹到这个地步！”

“就是。”围观的人随口附和着。

“瘦猴”说：“没事儿？能没事儿吗！告诉你，老爷子胳膊上被扎了一刀，流的血连衣服袖子都给弄湿了，夺刀的时候左手被割开了一个大口子，差点儿把小手指给削掉了，你们看看那地上的血！”我听了急忙分开人群往前挤，果然看到警戒线内地上的斑斑血迹，此时血迹已经有些发黑了，警察举着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

“怎么没见那老两口子？”大胡子往里看了看问。

“哦，他们被警察带到医院处理伤口去了。”“瘦猴”说。

大胡子又问：“有没有人通知他们的家属？”

“警察刚才打电话把他们的儿子给叫来了，看，警车旁边蹲着的那个人就是。”大家顺着“瘦猴”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见有个人蹲在那里。

“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啊，没什么好看的！小伙子请你过来一下！”一位长得挺漂亮的女警官朝“瘦猴”招了招手。

“我？我？警官大姐！这可不关我的事，没骗您，我对天发誓真的没我的事！”“瘦猴”指着自己的鼻子惊恐地看着她。

“我说和你有关了吗？你紧张什么！你不是事件发生全过程的目击证人嘛，我们需要你配合一下，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介绍具体情况。”女警官抱着文件夹笑了。

“瘦猴”拍了拍胸脯长长出了口气：“您怎么不早说呀，吓死我了！”女警官把他拉到警车上做笔录去了。

看热闹围观的人群渐渐散去，蹲在警车旁边的那个人在不停地用手捶打着自己的脑袋，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他的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他缓慢站起来转过身的

一刹那，我看到了他的脸上充满了痛苦、无奈、沮丧与不安的表情，此人正是两位老人的儿子，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吴能。

“吴哥我来晚了，对不起！”面对交往了十多年的好兄弟我内心充满愧疚，简直是无地自容！

“布衣是你呀，这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得了！”他面无表情地说完从裤兜里摸索了半天，终于摸出了一根皱皱巴巴的、已经空了半截儿的烟卷儿叼在嘴里。

我叫韩布衣，大家都叫我布衣。给我起名字时父母也不希望我将来能出人头地，只盼望着做个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不招灾不惹祸地平平安安度过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眼看就奔四十的人了，和朋友合伙开了个小公司，尽管我起早贪黑地忙活，没少受累也没少负伤，可经营快十年了，依然也没攒下几个钱。我是个不服输的人，总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那个斯人！

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我就总是在想，布衣，布衣？我总是发达不起来是不是和我起的名字有关系呢？当初父母要是给我起什么“腾达”或“富贵”就好了！不过起这个名字也有个好处，那就是求我办事的人特少，谁叫我有这么个省心的名字呢。

“给我用用火儿。”他把身上的兜翻了个遍也没找到打火机，我赶忙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他使劲吸了一口，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剧烈地咳了起来。

“吴哥，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紧皱的眉头扭成了一个疙瘩，搓着双手不安地在他面前走来走去。

吴能迟疑了片刻说：“我早上给你打完电话，因为临时有件重要的事儿需要去办，吃完早饭就出去了，谁想到上午却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我听了当时就蒙了……”

我问：“大爷伤势严重吗？大妈现在怎么样了？”

吴能说：“我爸没什么大事儿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就是流血过多需要输血，刚才我姐来电话说我爸已经输完血送到病房去了，我妈刚才被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带到分局去录口供了，都怪我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我他妈真没用！”说完他又使劲用手捶打着自己的头，眼泪顺着他那消瘦的面颊淌了下来。

“吴哥，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个家就完了，知道吗？”我不停地开导他。

“这个我明白，兄弟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呆会儿！”他抬起胳膊用衣袖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点了点头，面无表情地说。

我说：“好吧，那我先回去，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嗯。”吴能转过身不再看我，从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我迟疑了一下转身离开了。就在吴能爸妈出事的这天早上，我无意中犯了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想起早上发生的事情我肠子都悔青了！

“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从被子里面探出头来往窗外看了看还是一片漆黑。

“这是谁呀，一大清早的真够讨厌的！嗨，我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呀？”老婆杨语嫣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用力推了推我的肩膀。

她今年三十二岁，在一家日资企业上班，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做饭和辅导孩子做作业，除了看央视的《大城小事》以外，剩下的爱好就剩下睡觉了。每天晚上不到十点钟她老人家就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别看她对我整天凶巴巴的，心地却非常善良，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哎呀，人家还没睡醒呢，你去接吧！”我嘴里嘟囔着又把头扎进被子里。

“哎呀个屁呀，你到底去不去接？”她见我肯不肯起来，一把揪住了我的耳朵。

“好，好，好，我去，我去还不行吗！”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摸索着扭亮台灯，哆哆嗦嗦地披上睡衣，才极不情愿地蹭出了暖乎乎的被窝去接电话。

“啊，啊，阿嚏！”刚出被窝，我就觉得鼻子一阵阵发痒，迎着灯光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接着就打出了一个非常响的大喷嚏。

“看来今天天气不错，连续阴天一个多礼拜了，今天终于要晴天了！”语嫣从被窝里探出头来笑嘻嘻地看着我。

“看我打喷嚏你跟馋怎么着，有本事你也打呀！”我瞪了她一眼，语嫣笑了笑没说话，又把头缩进被子里。

“喂？喂？谁呀？”我把电话拿了起来。

“布衣是我，老吴，你怎么才接电话？急死我了！”

电话里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真奇怪，怎么声音这么大吵得我的耳朵嗡嗡作响，仔细一看原来电话拿倒了。

“我说老吴你没事抽什么疯，天不亮就给我打电话，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我气呼呼地说。

“兄弟，我也不想这么早给你打电话，可我有急事找你实在没办法！”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火气顿时消了不少，说：“什么没办法？有话慢慢说。”

“我爸和我妈昨天晚上又打起来了。”吴能说。

“他们俩不是三天两头打架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不屑地说。

吴能说：“这次和以往不一样，我担心要出事！”

我说：“出事？能出什么事？”

“这次他们闹得比以往厉害得多，我听他们说明天上午要去凉水河大桥边分个高低，我心里没底怕出事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我说：“吴哥，听这意思老两口子好像要做个了断呀，你丫不是和我开玩笑吧？”我以

为自己的耳朵让老婆给拧出毛病来了，龇着牙咧着嘴使劲把话筒摁在耳朵上。

吴能说：“布衣，你看我这样像开玩笑吗？再说了哪儿有开父母玩笑的？”

我说：“就算是这样，他们打架你给我打电话能有什么用？你他妈的是棒槌呀，劝劝不就完了吗？”

吴能酸溜溜地说：“兄弟，我在他们眼里永远也比不上你，所以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听。你怎么知道我没劝呀，劝了可这次没管用！昨天晚上两点多钟的时候我媳妇上厕所，回来听到我妈和我爸吵架和摔东西的声音，她说我妈哭的好像挺厉害，就赶紧让我过去看看。我去了，敲了半天门才开开。一进门就看……看见暖水瓶被踢倒在地上，热水流得满地都是。我爸披着大衣蹲坐在墙角的椅子上，一声不响地抽着旱烟，左边脸上出现了几道又深又长的血道子，我妈靠在床头，腿上盖着被子，眼睛红红的看得出来刚刚哭过。我妈从枕头下面抽出了一把水果刀指着我爸爸的鼻子骂个不停，我扑上去想把刀子给夺下来，可我妈把刀攥得死死的怎么也抢不过来，我怕伤着她也不敢生夺！”

“这回怎么闹得这么厉害呀，你知道因为什么吗？”我问。

“要说这事儿都赖我爸！他这个人怎么说呢，我觉得有时候挺差劲儿的。我妈说话办事儿有一点儿不合他的心意，他就非打即骂，他如果连续喊我妈几声不答应他就开始骂街，骂的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我妈要是在大街上和老街坊多说句话，不论是和男的说话还是和女的说话，他回到家里肯定会找茬和我妈打架，我有时怀疑他是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症了，真想把他送进青山精神病院去！”吴能无奈地说。

“进哪儿？青山精神病院？青山精神病院在香港呢，你想去就能去？”我撇了撇嘴。

“其实说起来挺没劲的，昨天早上我妈要去逛早市问我爸去不去，他说自己看家让我妈自己去，结果我妈就一个人去了。”吴能没理睬我的话茬儿继续说着。

“然后呢？”

“我妈出去没十分钟，我爸推门进来让我看家，说他也想出去溜溜。”

“要我说你爸就是贱骨头，让他一起去他不去，人家去了他屁股后边儿跟着，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你爸才是贱骨头呢，再说我和你丫急啊！”

“本来就是嘛！人家让他一起去他不去，没几分钟又想去了，不是贱骨头是什么？”

“你丫还说！”吴能提高嗓门儿。

“好，好，好，不说了！后来呢？”我笑了笑。

“我爸走了以后我想回屋喝口水，端着茶杯出来一看当时心就凉了半截儿！”

“怎么了？”

吴能：“我一看我爸把大屋门给锁上了，让你说说连门都给锁上了还让我看什么家呀，把我当成什么了！我当时心里难受的那个劲儿就别提了，扭头又回了书房。”

“要我看是你爸信不过你，怕你偷他的东西，呵呵，接着说！”

“瞎说什么呢！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我看到我妈空手回来了，好像挺生气的样子。我赶紧上去打招呼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儿转身就回厨房去准备午饭了。过了没几分钟

我爸也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大捆烟叶估计够抽一年的，他一脸无精打采的样子，看见我什么都没说就回屋了。”

“你说这些和他们打架有关系吗？”我问。

吴能：“当然有关系了，我当时以为他们俩闹了点儿别扭呢，也没往心里去。刚才到他们屋里去劝架，我妈只骂了我爸一句就要朝我爸扑过去撕打，我赶紧给拦住了。

“听说你们家是满族人吗？”我问。

“是，怎么了？”

“你们家祖上肯定是前清时期的亲王、贝勒，我怎么觉得你爸娶了你妈这样的平民百姓，好像受了挺大委屈似的！”我笑着说。

“对了，你妈的老家是北京的吗？”我又问道。

“不是，怎么了？”

“那是哪里的？”

“山东德州的！”

“难怪！”我不禁哑然失笑。

“你大爷的，我都快急疯了，你还有心思笑！”吴能气呼呼地说。

我说：“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说德州离北京有六百多里地呢，要我说你爸就是欺负你妈离家远，身边没有娘家人。我说话你还别不爱听，你爸这个人我了解，出了名儿的软的欺硬的怕！是不是你爸觉得自己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还是堂堂‘在旗’的，找了个外地老婆很没面子，心里总觉得憋屈一直不平衡呀。要是你姥姥家在北京的话，借你爸俩胆儿，吓死你他也不敢像现在这样欺负你妈，你信不信？”

“信！你说这些我都信！”吴能信服地说。

“他们到底因为什么吵架，说了半天也没说到点子上，听你说话能把人累死。”我有些不耐烦了。

“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呀！”

“你还是快点儿说吧，不然的话你还没说完呢我早他妈冻死了。”

吴能说：“你可不能死，我还得指着你呢。我问我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妈说早上去赶早市，看见浴池东边地摊上的保温杯做得质量不错也挺便宜，就想给我爸买一个。我爸说不要，我妈本来放下杯子站起来想走，可没想到后边有个人搭茬说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挺好的，也不贵就买一个呗。回头一看是后院儿的邻居张叔叔，人家说完就走了。可我爸说看他们俩眉来眼去，不知道想干什么！”

“你爸挨了骂这回老实多了吧？”我笑了笑。

“哎，有时我爸也是欠骂！家里家外就没他不管的事儿！他跟旧社会的大闺女似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事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整天看谁都不顺眼，天底下除了他就没有好人，得罪人的事他总是撺掇我妈去打头阵，我妈对他多好也不领情！”

“我看你爸就是头喂不活的狼！”我说。

听我说这话吴能不爱听了说：“布衣，你丫怎么说话呢，你爸才不是人呢！我爸这个

人自私刻薄、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经常爱说便宜话。比如你给他买点儿好东西吃，他一边儿说你买的東西不好上当了，一边儿却吃个不停，用他的话说吃就不浪费了，吃是看得起我们，整个一个气死人不偿命。我们两口子也看不惯他这一套，可没办法再怎么不好他毕竟是我爸呀！”

“照你这么说你爸做人有点儿不厚道，他连你媳妇也骂？”我问。

“那倒不至于！用他的话说人家是外人，有什么事情和儿子说，跟人家废不着话。”

“你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我觉得并不像你们所描述的那样不尽人情呀。”我笑着说。

“我怎么听不出你这是在夸我爸？”说着吴能也忍不住笑了。

“难道你爸一点儿优点也没有吗？”

“那倒不是！我爸这个人的优点就是嘴巴虽然损点儿，爱骂人，可是个热心肠儿，就是陌生人有困难他也会尽力去帮助别人，对我有些方面也还可以。我爸最大的优点就是勤俭，他平时总是把钱包捂得紧紧的从来不乱花钱，就连我小时候和他上街，他都很少给我买零食吃。我从没见他买过新衣服，一件衣服穿了十多年了还舍不得扔！”

“吴哥，我忽然想起了一句顺口溜来形容你爸这种人。”

“什么顺口溜？”

“铁公鸡，玻璃耗子，琉璃猫。”

“什么意思？”

“这还不简单，形容像你爸爸那样抠门的人，一毛不拔呗！哈哈。”我忍不住乐了。

“你丫这嘴可真够缺德的，把我爸说没了人了！”他也嘿嘿地笑出了声。

我问：“你们两口子和你爸发没发生过矛盾？”

吴能说：“天天生活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怎么可能避免呢？好像有过一次！”

“是吗，因为什么？”

“有一次我忘了是为什么了，和他吵了起来，他端着刚从炉子上端下来的粥锅朝我们直逼过来，我怕他伤着你嫂子赶紧伸出手护着她，我妈居然还骂我说我想打我爸！她说话这工夫我爸已经把那一锅热粥泼在了我的头上，我当时委屈得想哭！”他在电话里突然沉默起来。

“看起来这么多年你也挺不容易的！不说这个了，说说刚才你妈把你爸骂了个狗血喷头，后来怎么着了？喂？说话呀！”真看不出来平时外表给人很坚强的那样一个人，此时此刻内心居然这么脆弱！

吴能：“我妈骂我爸，我爸就装睡着了不理她。”

我不紧不慢地说：“你爸可能是觉得理亏？不然你妈这么骂他他能忍得住？”

吴能：“哪儿呀，我爸虽然没什么真本事，可嘴上从来就没服过谁！我爸实在忍不了就把脖子一梗，就同意了今天来这里做个了断。”

我说：“大妈还真有点儿英雄气概，比你爸强多了！”

“有时我觉得我妈受气是自找的！”大约沉默了半分钟他冷不丁从嘴里蹦出这么一句

话来。

“你这个混账东西怎么能这么说？”

吴能：“本来就是！我爸这么多年一直骂她打她，可到头来我妈却处处维护他，我真有点儿想不通！”

我说：“话不能这么说。他再不好毕竟是你的爸，是你的长辈，你应该尊敬他！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打折了胳膊藏在袖子里’，老伴儿，老伴儿，少年夫妻老来伴，大妈在外人面前维护大爷的尊严没什么错儿！”

吴能：“外人？我是外人吗？我也想尊敬他，可你说说像我爸这样的人值得别人尊敬吗？你知道吗，我从小到现在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他和我妈打架，吓得我和姐姐直哭！说心里话我恨他，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我没一天不恨他！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有时晚上做梦梦到他死了时，我却开心地笑了！”

我咬牙切齿地骂道：“你他妈简直就是畜生！哪儿有当儿子的盼老家儿死了的？养你这样的儿子真是瞎了眼了，当初哭着喊着要儿子，一把屎一把尿把儿子拉扯大了，一天福还没享呢，儿子却天天盼自己早点儿死，你说这话要是让你爸听见了得多寒心呀，我要是你爸当初就把你狗日的给计划掉，就当没养过你这个白眼狼。”

吴能在电话那头默不作声。

我接着说：“我说你你还别不服气，天底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咱们做儿女的不能光想着父母那点儿不好，不管怎么说父母辛辛苦苦把咱们拉扯大了就是大功一件！”

吴能不服气地说：“行了，行了，布衣，别装大尾巴狼了，就会说我，你自己就做得那么好吗？”

我笑了笑：“我这儿教育你呢，怎么又扯到我头上来了。”

“你们有完没完呀，看看电话都打多长时间了！”看吴能还在电话里像个老太太似的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语嫣小声地嘟囔着。

“我们这儿说正经事儿呢，一会儿就好！”我说。

“你们都聊了快半个小时了，哪儿那么多说的呀？”她说。

“你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瞪了她一眼，“吴哥甭理她，你接着说。”

“兄弟，你说我爸我妈他们今天会不会动真格的？”

“我想不至于吧！你很担心他们是吗？”

“说不担心是瞎话，看他们今天吵得比往常都厉害，怕他们会干出什么不理智的事儿来！”

“我问你，他们到今年结婚多少年了？你知道吗？”

“到月底好像有四十一二年了吧！”吴能含糊其词地说。

“以前他们吵过架吗？”

吴能：“当然吵过！他们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们家的盘子、碗、暖瓶还有喝水的玻璃杯什么的成了易耗品，他们俩一打架就比着赛地摔，闹得卖盘子卖碗的小商贩儿，走

到我们家门口就可着劲儿的吆喝，每次不卖给我们家点儿东西都不走！我小时候记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到他们俩打架，可说来也奇怪，别看当时闹得不可开交，可过不了几天就没事了，一切都又照常了，两个人有时聊天能聊到夜里一两点钟，真是想不明白！”

“这就对了！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他们也没离婚，要离还能等到今天？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两口子过日子没有隔夜的仇，所以情绪激动的时候难免说些过火的话，过几天就没事了。毕竟人家是两口子，咱们做儿女的管太多了反而不好。”我安慰他。

“真的？”

“当然是真的，相信我！”

“唉，我知道了，可哥们儿我心里还是不踏实，你能过来一趟帮我劝劝他们吗？我妈最喜欢和你聊天了！”

“行，我看时间吧，明天如果有空的话我就过去！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和你们聊天呢？”我故意逗他。

吴能：“我妈说我不懂事，看见我们两口子老在他们眼前晃悠就闹心！唉，我脸上没长那块爱人的肉呀！为了这事儿我头发都快愁白了。”

“你就知道发牢骚，从来就不知道检讨自己！当父母的怎么会嫌恶自己的孩子呢？养儿防老，哭着喊着要儿子，等儿子长大了就开始听媳妇的话了，她对你只是有些失望罢了！你得会来点儿事，没事抱着老太太的胳膊多撒个娇、多哄哄她，老人一般都吃这套。我觉得你妈只是想吓唬吓唬你爸，应该不会有事的，你就踏踏实实地把心放到肚子里吧。”我胸有成竹地说。

吴能说：“兄弟，我听你的，打电话时间也不短了，如果需要你帮忙出面你可一定得帮我呀！”

“没问题！再见！”说完我挂了电话。

要不是我盲目的自信也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情的发生和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心里仍然感到非常不安。

3

回到公司后心里乱乱的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心思。起草一份工程预算两个小时都完成不了，而且明显的错误是一处接一处，板台旁边垃圾筐里的废纸已经装满。我推开面前的堆得像小山似的参考资料，把笔往桌子上一丢，无力地靠在老板椅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秘书小王见此情景一天都没有打搅我，只是不时地隔着玻璃窗子看看我。

晚上回到家，面对着老婆做的一桌丰盛的晚餐我却没有一点胃口。

“你们吃吧，我不饿。”我坐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换着频道。

“老公，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累了，坐好我给你捶捶！”语嫣说着就过来给我捶肩膀。

我拨开她的手：“不用了，我没事儿，就是心情不太好。”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没吭声点着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然后斜躺在沙发上,把脚跷在了茶几上。

“怎么了,你倒是说呀!坐好了,把‘蹄子’拿下去。”她拿着电视遥控器轻轻地敲打着我的头。

我只好重新坐好,说:“吴哥家出事了!”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听我说完,语嫣顿时脸色大变。

“你还记得早上他给我打的电话说他爸他妈要‘决斗’吗?”

“记得呀!怎么着,不会是这次老两口儿动真格的了把?”

“可不是嘛,都动起手来了!”

“我的老天,没出什么大事吧!”

“还说呢,两败俱伤!老爷子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大妈也给警察带走了!”我抢过她手里的遥控器丢在沙发上。

“啊?这老两口儿打个架拌个嘴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哪儿来的这么大的怨气?”老婆听了这话浑身哆嗦了一下。

我说:“你不知道,他们俩结婚四十多年了,日子一直过得磕磕绊绊的。大爷经常欺负大妈,不是无端辱骂就是拳打脚踢,大妈嫁给大爷这么多年,没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因为家庭暴力引发的伤害案件多了去了,没听人说吗,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人要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也是早晚的事儿!”

语嫣听了这话面带讥讽地说:“真是不得了啊,咱们家一不留神出了个大诗人!你爸当初就不该给你起‘布衣’这个名字,应该叫‘学者’或‘文曲星’什么的,真是屈才了!你等等,你刚才念的那句什么沉默啊、沉默啊的,好像是个叫什么迅的人说的吧?”

“什么迅?陈奕迅?”面对她的冷嘲热讽我大脑里一片空白。

“陈奕迅?哈哈,你倒没说是陈毅!”老婆笑得前仰后合。

“不对呀?那,那是周迅?”

她笑得更厉害了:“我说你怎么整天就知道那几个唱歌的?你也太差劲儿了,还觑着脸说自己是文曲星下凡呢,呸!”

“不光是唱歌的,我还知道有个长得比你漂亮的神仙姐姐呢。”我笑着说。

“嗨!一嘴一个神仙姐姐叫得够亲呀,你这只老牛还想啃嫩草怎么着?”老婆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脑门儿。

我笑着说:“呵呵,我哪儿敢呀,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笨蛋!给你提个醒儿,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过他很多的文章,他的代表作品是《阿Q正传》,还有一篇叫《藤野先生》,想起来了吗?伟大的文曲星先生?”我最受不了她那种嘲讽的眼神。

“不就是鲁迅嘛,臭显摆什么呀,给我滚犊子!”我白了她一眼。

“不怪自己笨还挖苦我?你简直无可救药了,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说!谁滚犊子?”

说着她又要过来揪我的耳朵。

“老婆大人饶命呀，我滚犊子，我滚犊子还不行嘛！”我赶紧往沙发后面躲。

语嫣笑着说：“这次算你小子走运先饶了你，老吴他爸妈现在怎么样了？”

我说：“他爸受了点儿轻伤住院了，大妈被开发分局给带走拘留了！”

“哎，你说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给毁了，为什么呀！”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真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呀，现在这人活得真够累的！”我拿起遥控器心不在焉地换着频道，五十多个台拨了个遍也没找到爱看的节目，干脆走过去连电视都没关就直接拔掉了电源。

语嫣说：“你有病呀，没事儿拿自己家电视出什么气？我怎么就不明白了，他们家出问题了，你凭什么吃不下饭？这里边有你什么事儿？”

“虽然没我什么事，可早上老吴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以为老两口只是在气头儿上说几句发狠的话过过嘴瘾罢了，不会怎么样。谁想到他们积怨太深，还动真格的了。我要是多提醒老吴注意，也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了。”我使劲吸了口烟向空中吐出了一串烟圈儿。

“话也不能那么说，该发生的早晚要发生、该来的始终会来，就算你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次，也并不代表以后就天下太平了是不是？你总不能天天什么都不干长在他们家吧。赶紧吃饭吧，饭菜都凉了，你也不要太自责了，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她起身要给我盛饭。

“我现在真吃不下！你睡觉去吧，我想一个人呆会儿。”我朝她摆了摆手。

“饭我放在电饭锅里了，饿了自己吃啊！”老婆看了看我摇摇头转身回卧室睡觉去了。

我点了点头，一个人躺在沙发上默默地吸着烟。

“妈妈，妈妈，我今天晚上要和你睡。”语嫣回卧室没多久，屋子里就传来儿子撒娇的声音。

儿子今年八岁了，别看年龄不大，可他人小鬼大，经常会说出一些令大人们都意想不到的话来。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他所在学校的英语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都起一个英文名字，上英语课时不叫中文名字。我希望儿子长大后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本来想给他起个“克林顿”、“华盛顿”或什么“艾森豪威尔”的名字，老婆杨语嫣嫌太长不好记，我也怕引起没必要的外交纠纷，所以给他起了个比较简单的英文名字叫“JAMES”。

“妈妈，今天晚上我要和你睡。”晚上洗漱完毕到了要睡觉的时间，儿子搂着老婆的脖子撒娇。

“儿子！你都这么大了还要和妈妈睡？不可以！”语嫣态度十分坚决地说。

“不嘛，不嘛，我就和你睡！”儿子连哭带叫就是不肯妥协。

“JAMES，你现在和我睡，那你长大娶了媳妇和谁睡？”

“还和你睡！”

“还和我睡？那你老婆怎么办？”语嫣笑着问。

“我和你睡，让她和爸爸睡！”儿子非常认真地说。

“啊！妈妈你干吗拧我？”屋子里传来了儿子的吼叫声。

“拧你是轻的，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胡说！”老婆恶狠狠地说。

“我怎么胡说了？我长大了就要和你睡！我就要她和爸爸睡！爸爸快来救命呀！”

躺在沙发上的我此时心里乐开了花，忙起身走进卧室。

“儿子，怎么哭了？”我摸着他的脑袋明知故问。

“爸爸，我妈她拧我，你帮我打她！”JAMES 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你妈为什么拧你？”

“我说我长大了还和她睡，让我老婆和你睡她就拧我！”儿子说完“哇”的一声又委屈地哭开了。

“这个……儿子，你，你这不是难为我吗？绝对不可以！”我假装绷着脸说道。

“不嘛，不嘛，我就让她和你睡！就让她和你睡！”小家伙越闹越凶竟然把被子踹到了地板上。

我搂住儿子笑嘻嘻地看着老婆说：“好！好！爸爸答应你！瞧我这儿子从小就这么懂事儿！”

“臭不要脸的缺德鬼，滚外边去！”老婆笑着抓起枕头朝我砸了过来。

4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知不觉，半年的时光已经匆匆流逝。我们搞空调维护工作的季节性就是强，基本上是干半年闲半年。夏天忙的时候经常从早上忙到深夜，连觉都不够睡，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赶上哪天没事儿，什么也不吃、别的什么也不干，就是蒙头大睡，而且是一觉睡到日西下。可到了冬季没活儿干的时候，看着光花钱不挣钱，心里直发慌。咱们这些凭自己本事吃饭的小老百姓和那些端国家铁饭碗的“人民公仆”们比不了，这些姑奶奶、大爷们上班看着报纸、喝着咖啡、上着小网、聊着小天儿，工资、奖金一样都不少拿。我可不行，一天不出去工作就没饭吃，所以此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赶紧找点儿活干。

话虽如此，可毕竟是辛苦了一夏天也该歇歇了。这些日子，不仅仅是体力上的透支，更多的是心灵的极度疲惫。在社会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我们应该学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俗话说不会休息的人不会工作。为了犒劳犒劳自己，缓解一下工作带来的压力，我决定趁现在不忙，约几个朋友聚聚。

我发现人有时就是一种拥有超能力的动物，总能给自己的任何行为找到合理而又冠冕堂皇的理由，大概这就是经常挂在大家嘴边儿的人嘴两张皮，怎么说怎么是吧！

聚会都请谁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想了想还是先联系老吴。自从那次他们家出事儿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也没再联系，先打个电话约约再说。

拿定主意，吃完早饭我开始打电话约人，第一个当然是打给吴能。拨完号码听筒里传来了奇怪的声音“别理我烦着呢，招我放狗咬你汪汪……”这是什么铃声呀我心里暗自笑骂，几声清脆的狗叫声后电话终于有人接了。

“喂，是吴哥吗？我是布衣。好久不见了忙什么呢？”我说。

“是我，兄弟是你呀，嗨！我还以为是谁呢。我还能忙什么，在家呆着修地球呗。”话筒里传来了吴能有气无力的声音。

我说：“吴哥，上次的事儿真的对不住啊！”

吴能不咸不淡地说：“那事儿和你又没关系，道哪门子歉？”

这话听得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可又说不出什么，我强压住心中的不满又问：“大爷和大妈现在怎么样了？”

吴能说：“我爸调养了一段时间现在没什么事儿了，就是小手指没保住，做手术给切掉了。警察把我妈带到分局做完了笔录然后移交给了大兴法院，后来大兴法院的法官看完了笔录又走访了我们家的左邻右舍，经过核实认为我妈故意伤害罪名虽然成立，但我爸没有对她进行追究，所以对她免于起诉！现在两个人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吵架了，但明显疏远了！有外人在场的时候还说得过去，等客人走了就你看你的电视，我忙我的家务谁都不搭理谁。不过这样也是件好事！”

“好事？怎么成好事了，我没听明白，你什么意思？”我问。

吴能：“通过这事，我爸知道我妈不是好欺负的了，现在很少听见他骂人了，有时我发现他看我妈的眼神儿都不正常。”

我笑了笑说：“要我说你爸就是欠的，软的欺硬的怕！你也别着急，他们可能一时半会儿顺不过来劲儿，估计过段时间就好了！”

吴能：“唉！也只能这样了！对了，你打电话找我什么事儿？”

我说：“也没什么事，就是这么长时间没看见你有点儿想你了，趁着周末想请哥几个一起聚聚，你看有时间吗？”

吴能为难地说：“还聚呢哥们儿，你不知道我现在混得有多惨！我一直没上班，天天在家呆着，花一分钱都得跟媳妇要，她晚上把我看得特紧，哪儿都不让我去，跟他妈管犯人似的！”

我说：“怎么着还杠上了？我又不用你花钱！”

吴能不知说什么好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不是花不花钱的事儿！过段时间再说吧，到时候我请你还不行吗？”

“行了，行了，瞧你丫那点出息，你就呆在家里当乖孙子吧！”说完我不耐烦地挂上了电话。

看来老吴是没戏了，还能找谁呢？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拿出手机翻出了好哥们儿老贾的电话，话筒里传来了女人娇滴滴的声音。

我以为自己拨错了，又重新输入了一遍“13901234567”，这次终于拨通了。

“您好！新闻热线！您好！喂！请讲话！”我赶紧挂了电话，像扔掉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看来确实打错了！这次我小心地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输着“1,3,9,0,2,1,3,4,5,6,7。”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还不到夜里十二点，怎么这么早就关机了？

请人吃个饭咋就这么难？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经过不懈努力，几年前学车时的“老